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05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繁花似锦

□北京耿艳菊

街头巷尾

## 一窗月光忆流年

□浙江绍兴赵琮

微情一刻

## 油菜花之约

□扬州陆地

四时有景

清晨,我沿着熟悉的红砖人行道去地铁站。一向总是低头走路,可是这个平常的清晨,我不由得抬起头,是因为那些花。

红砖道旁边是一条很宽的马路,道中间有一个不起眼的寻常绿化带。我一周里总有四五天,差不多是十多个来回从旁边经过,但几乎不曾留意绿化带里的草木,印象里总是枯萎的样子。

这个清晨,那些或粉红或浅红或深红或淡紫的花像从天而降一般,把那绿化带照耀得华丽丽的,眼神和心思不由得跑了过去。由惊讶而驻足,隔着马路,看绿化带里从天而降的花,发现竟是到处都可见到的寻常植物,不过是桃花、榆叶梅、丁香花这些。

可是依然惊讶,仿佛第一次认识它们一样,它们原来这样美,如锦缎一样华丽,如星辰一样耀眼。而它们的华丽耀眼又是那般的安静,有人世的欢喜和热闹,有天空的广,湖海的深,大地的厚。这些花也像平凡生活中的一些人,就像我认识的卖糖葫芦的老沈。我们都叫他沈大爷。

沈大爷在老街上有个小小的几平米的店面,他只卖一样吃食,糖葫芦。刚来此地时,跟朋友一起到沈大爷的店买糖葫芦,觉得这老头朴实可爱,还挺有个性,也替他担忧,不像会做生意的人。朋友笑了,说沈大爷的店开了十几年了,这里的人都知道他做的糖葫芦好吃,很多人跑很远还专门来呢。

尝了尝,味道果然不错。这之后,我就经常跟朋友去沈大爷的店面买糖葫芦。慢慢地发现,沈大爷的糖葫芦之所以受欢迎,是他做糖葫芦的食材非常讲究,力所能及选择品质上乘的,制作程序也讲究,此外,还有他待人的那份热诚,他脸上总是带着神采奕奕的笑容,让人觉得欢喜亲切。

那天,我沿着河边漫步,隐隐地听到悠扬

美妙的二胡声,及至往前又走了百余米,啾啾呀呀的二胡声愈加清晰。转过一丛竹子,就到了广场,二胡声也找到了源头,竟是卖糖葫芦的沈大爷演奏的。

只见沈大爷坐在一棵盛开的白玉兰树下专注地拉着二胡琴弦,那滑出的乐调一会儿如溪水一样轻快,一会儿又似黄昏的林子一样沉静静寂。他也穿着一身白衣,和那莹白如玉的玉兰相得益彰,那一朵朵白兰花如一只只白蝴蝶在幽清的早晨飞舞着,飞舞在属于自己的春天的枝头。

再看花树下的沈大爷,此时,分明也成了一只快乐飞舞的蝴蝶,正以音乐的方式飞舞在他人生的春天。

我站在广场上一棵海棠树旁静静听,未敢上前打扰沈大爷。一曲终了,我边为沈大爷鼓掌边走过去,沈大爷这时才看到我,似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,说,见笑了,见笑了。我忙摆手说,您谦虚了,您的水平堪比大师了。沈大爷说,不过是小爱好,年轻时喜欢,一直放不下,这会儿清闲,就来练一会儿。

这时,广场上来了几个游人,忙过来问沈大爷刚才的乐曲是不是他拉的二胡。沈大爷望着他们轻轻点点头。那几个游人纷纷赞叹太好听了,想请沈大爷再奏一曲。

沈大爷脸上漾起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,愉快地坐下,准备为几个偶然相逢的知己演奏。

那一刻,我心中暗想,每个人都拥有诗意。平凡的我们,日复一日过着平淡的生活,也许平静快乐,也许幸福轻松,也许辛苦疲惫,也许伤心委屈,也许愁云惨淡,但人生总有这样的时刻,总可以花一点时光做一些喜欢的事,喝一杯清茶,看一会儿云,听一首曲,读一本书,画一幅画……这些看似无用的闲情,却是一个人的繁花似锦。

的希冀和对小男生的情窦初开。我红着脸,月亮却丝毫没有笑话我,她只温温柔柔地指引我、安抚我,将我融化在那片月海中。

好多年后,我离开家到外地去上大学,母亲为我准备了大包小包以慰乡愁。在母亲心中,我仍是那个需要她照顾的孩子。大城市生活不易,学校是个小社会,学习之余同样得处理好和室友的关系,甚至这人际关系的重要程度堪比中学大考。我生活得小心翼翼,早出晚归间凭借自己的热情和善良渐渐收获了一群好朋友。晚上,我志得意满地生活一一与月亮汇报,她还是那样柔和,仿佛是在夸赞我做得好,又在告诫我不要得意忘形,这条路还难着呢。看着月亮,就好像回到了家乡,回到了母亲身边,让我格外安心。

丈夫是我的同校学长,我们相识在学生会。一次排练过后已月上柳梢,他担心我怕黑,一路腼腆地送我回宿舍,不善言辞的他与我尬聊,讲着他刚进学生会时候的挫折与坎坷,慢慢地,月影下我俩越走越近。我真切地去发现他的优点,一点点敞开心扉,发现他的好。当我羞红脸把小女儿心事统统告诉月亮时,她欣慰地笑了。

一窗月光忆流年。如今的月影下,是我们一家三口牵着手的样子。

的油菜花瓣及花粉染成了金黄。我蹲下身子,拾起几片花瓣,起身奋力朝空中一抛,花瓣飞舞,犹如一只只金黄色的小蝴蝶,在阳光的照射下,金灿灿,明晃晃,令人睁不开眼睛。那油菜花的香气,随风涌来,让人神清气爽。

湖上花海,万亩油菜花,铺天盖地开着,穿着各式服装赏花人,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那些人,一边赏花观景,一边摆出各种姿势,任花粉缀满衣襟,把倩影留在油菜花海中。不少姑娘把油菜花编的花环戴在头上,油菜花的美,姑娘的美,相得益彰。

油菜花田里还有观光游船。蓝天白云,碧水游船,在花海中穿行,河边的柳树挂着长满新芽的枝条,小鸟站在枝条上快活地鸣叫。一群野鸭紧贴水面不急不慢地在游船前超低空的飞行。几只白鹭从高空直落水面,瞬间小嘴叼起一条小鱼,又展翅飞上了天。坐在船上的游客,不停地用手机或相机拍下这精彩的一幕。

儿时故乡的油菜花曾给我带来无限快乐,如今,再见高邮·湖上花海的油菜花,那份依然强烈的眷恋依然强烈。明年这个时候,我还要赴油菜花之约。

## 泪

□如东瑛绮

岁月如歌

## 犁花

□广东云浮张培胜

家庭相册

那年,十五岁,本该上初三的我,留级复读初二。在老师眼里,我不仅是个学习不开窍的差生,而且是个经常闯祸屡教不改的坏孩子。青春期,在我不成熟的小脑瓜里,装满了躁动不安、狂放不羁的神经和细胞。歌厅里有我K歌的豪情,迪厅里有我潇洒的舞姿,溜冰场上也有我如风的身影。一起玩耍的小伙伴,有同校的,也有社会上的,《古惑仔》《纵横四海》《英雄本色》,这些电影里的哥们儿义气、混迹江湖社会的精神,正是我们无比模仿和渴望的。当年的自以为是骄傲自负,如今回想起来实则浑浑噩噩,然而,谁的青春不迷茫?

如此迷茫的青春里,父母亲戚苦口婆心的劝说或者强硬压制的管束,都是浮云。就是这样的一个我,却坚持喜欢一个处处优异的女孩。这个女孩家境好、形象佳、成绩优秀、多才多艺、个性随和,老师同学家长都喜欢,众星捧月。坐在座位上朗读高分作文的她,学校文艺汇演的舞台上的她,身上好像闪耀着某种特殊光环,吸引着我的目光,但我只能躲在小小角落观察她,仰视她。

中考,毫无意外,考得不好,但职业高中的分数线也没有能够达到,是我没料到的。眼巴巴看着同学们上中专的上中专,上高中的上高中,我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方。但我心想,这段坚持的暗恋却该有个纪念,不让青春留下遗憾。毕业典礼结束后,学校门口不远,我终于截住女孩儿,脸火烧,深埋头,鼓足勇气,“我喜欢你。”“你瞧瞧自己成什么样子!”女孩扔下这么冰冷一句话,还没看清楚她脸上的表情呢,她已单车如飞,只剩下我一行泪的背影。

差离职业高中几分分数,要用3300元的费用来补偿。3300元,在那个年代,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,也够我父母伤透脑筋了。在那个酷热难耐的暑假,爸妈过上了四处借钱的日子。他们白天得上班,晚上匆忙扒上两口饭菜,挂着汗滴出门去向亲戚朋友借钱,每天晚上,都要把借来的几块几十几百的钞票数上好几遍,念叨还差多少钱,还有谁可以去借。开学前几天的一个夜晚,爸妈兴高采烈地冲回家,“涛儿,涛儿,快来数数,今天应该能把钱凑全啦!”细细一数,果真3300块钱。忽地,热乎乎的水滴在我手上,那是妈妈的眼泪。在那些借钱的艰难日子里,妈妈没有哭,而现在,却……爸爸用一只粗糙的大手来回抚摸妈妈的头发,“别哭了,涛儿有学上啦,你就放心吧。”爸爸拿出一本小本子,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借款情况,小到几块多到几百,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。爸爸认真记下今晚借钱的账目,边说:“涛儿,一定要记着这些亲戚朋友,以后要好好谢谢他们。”

现在的我,四十岁,经营两家餐饮店,生意红红火火,可以说小有成功吧。

有人说,青春里,遇到挫折越早,懂事越早,长大越早,成熟越早。似乎不错呢,泪,好像一下子让我成长了。

春耕时节,农人忙碌起来。我多次劝父亲放弃种田,可父亲不同意,说农民不种田还能干什么?我劝不过父亲,只好作罢。

家里的地,在山间,高低不平,还不能连成一片,机械耕作不能成行,只能靠牛犁地。春耕开始了,父亲先是喂饱了牛,然后牵着牛上山。父亲是劳作的好把式,在地头,牛在父亲驱赶下来回在田间犁,不一会,田间会翻出一片片犁花,像地头生出五色线,也像大地生出的花来,带着泥土的味。翻出的犁花,在阳光下闪着光芒,透着幸福的希望。劳作一个小时左右,父亲总是停下活来,让牛休息,给它喂点草,喝点水。父亲说,牛和人一样,它也累,休息好才会干活好。

说起犁花,当然是牛在水田犁出的花最美。父亲将牛套好枷锁,将手中柳条轻轻一挥,牛便气宇轩昂向前走,一片片犁花便在田间生长出来,那黑黝黝湿漉漉的泥土,便随着父亲犁铧的尖口翻开,一朵朵光滑的犁花便在水田中盛开。一道道水花顺着父亲脚向前移,伴着犁花生长,好一幅活生生的春耕图。犁花盛开时,后面跟了不少小鸟,细细看看犁花有小虫没有,运气好的话,一只鸟儿可以抓到好几只小虫呢。小鸟也不客气,嘴上衔着虫子直接站在牛背上慢慢享受起来,也不管牛愿不愿意。

现在,经济条件好了,许多农人对田间的鱼儿、黄鳝等不稀罕。不过,父亲却喜欢田间这些野味。父亲犁田时,抓到的鱼儿、黄鳝顺手放在田埂一角的水桶里。春耕好几天,父亲会抓半桶这些野味。父亲舍不得吃,总是打电话让我回家吃。父亲用这些鱼儿做汤,用黄鳝炒萝卜干,这些熟悉的菜肴,是我的最爱。工作的地方离老家不远,我总是回家和父母好好吃一顿,共享幸福时光。

时光走远,父亲不再年轻,但父亲依旧用双手编织美好生活。他说,“这辈子没什么出息,只能跟土地打交道。”我说,“爸,你很有出息,你是真正的男子汉。”一句话说得父亲特别感动。其实,父亲靠种田种地,支撑一家人的生活真不易,还供我上学费用。我得感谢父亲。

春暖时节,山上的许多花开了。母亲突然问我,什么花最好看。我说,山间的花再好,也比不过父亲犁出犁花好看。一边的父亲笑了,笑得像个孩子。